

偷一下懒,不接版心的那篇《池上,约不约》聊聊。

我们很多时候把不能走进自然,没有亲近植物归结为“忙”。是啊,现代人生太忙了,隔着一个等等,年轻人,老舍先生就曾感慨:近来忙得出奇。恍惚之间,仿佛看见一狗,一马,或一驴,其身段神情颇似我自己;人兽不分,忙之罪也!

忙,似乎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。忙得我们什么也看不清,甚至看不见。像坐在高速列车上,窗外一闪而过的景物模糊不清,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,就这样一天一天,一年一年。

忙得我们神经麻木,早已失去了慢的乐趣。米兰·昆德拉在他的另一本书中写道:啊,古时候闲逸的人到哪儿去啦?民歌小调中游手好闲的英雄,这些漫游各地磨坊,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,都到哪儿去啦?他们随着乡间小道、草原、林间空地 and 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?

忙得我们终日刷屏,却没有时间好好读一本书,体验一下那种——读一本小说,就是多活一次人生。向外看,看世界的混乱,困境,转折的同时,也向内看,看自我的心灵,思考与来路。

可是,我们忙得没有时间思考,忙得天花乱坠,却只是随波逐流,如张炜先生在《危险的盲目前》所言,“不自觉地陷入盲目跟从,做了势利眼,做了媚俗的事情。”

使人麻木,使文化衰落,忙得没有意义,这样的忙只能是瞎忙,这种忙会把人的心奴役,杀死。

也有真忙,如写情书,如种自己的地,如在灵感下写诗作

画,如即使带他攀登的是一双假肢,也不放弃登顶珠峰的希望。真忙,是一种修炼。

想当初,苏格拉底终日奔忙,忙于思考,忙于实践,从容不迫,结果忙成了圣人。孔子也忙,说来也真奇怪,那一期世界出了多少大家,有人称之为人类的觉醒期。孔子也是,虽然我们老觉得他只是特别讲究礼仪什么,其实他是一位真正的觉醒者,身在孔夫子脚下的我们,是否清楚他到底醒了什么。

他和学生之间有一段著名的对话,他请围坐在身边的他们,谈谈各自的志趣。有的说,治理一个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,三年就可以使人有保卫国家的勇气,而且还懂得做人的道理;也有的说,治理一个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国家,三年后就可以使老百姓富起来;还有的说,愿意穿着礼服,戴着礼帽,做一个小小的司仪。

当孔子问曾点时,正在弹瑟且近尾声的曾点“铿”的一声将瑟放下,站起来答道:“异乎三子者之撰。”孔子说:“何伤乎?亦各言其志也。”曾点道:“莫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孔子叹曰:“吾与点也!”

吾与点也——这就是孔子带给我们的觉醒吧,春天过去了,但每一个季节有每一个季节的美,一如人生。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,忙,也要忙得其所。

编辑手记

小说世情

集体哑巴

□ 马 卫

单位不大,权大。有多大的权?可以这么说,你想搞开发,你想上项目,你想建厂,没有他们签字,绝对不行。何况这个单位的签字,伴随的往往是百万千万的国家资金投入。

所以,这个单位的办事员,比其他单位的科长权大。科长,比其他单位的局长权大。局长,比区里的副区长大。别的不说,他们领导的住宿费,是集体团购的别墅群。至于花了多少钱?这个保密,外人永远不知道。

这次,上面来硬的,派来了巡视组。

所以头天区里的领导,就把单位的班子所有成员叫去“打招呼”。

区里领导一脸的黑色,比戏台上的包公脸还黑。这事儿捅大了,据说省里的主要领导发了话:严查!

区里的一把手二把手,肯定要有领导责任。所以,他们没有一句好话,骂得这群人狗血淋头。尽管这群人对区里的贡献也不小,一年“跑部前进”从京城省城弄回的钱,是N多个亿。

区里的领导说,不用查,家家住别墅,集体腐败!你们的工资能买别墅?哄鬼吧。

回来的路上,大家唉声叹气。

一个叫路青的,在班子里位居老幺,办公室主任,党组成员。他说:这样好不好,我们集体吃药,全部变哑吧,看他们如何调查?

单位一把手说,我们哑了,可职工没有哑啊。

路青说,这有何难?我老婆是医生,听说她那儿有一种进口药,吃了变哑不说,还能传染,只要让对方吸一口哑巴吐出的气,马上变哑巴。

能医吗?

据说,现在还只有药,没有解药。

一把手高兴了,二把手高兴了,三把手高兴了,班子所有人都高兴了,于是他们也不回单位,找个茶楼先坐着。派路青去弄药,事急,必须快去快回。虽然变哑巴了,肯定当不了官,肯定哄不了女人,但是比起被“双规”,比起进牢房,要轻得多。他们不差钱,因为人人弄的钱自己用不完,儿子孙子都用不完。能保住这些钱,系头等大事。

专车,来回半个钟头,药取来了,无色,无味,透明的软胶囊。

一把手对路青说,还是你来试吧。果然路青咽下药,就哑了,从此失语。

他对着一把手比画,当然只

流年碎笔

这是连翘,不是迎春。在博山池上,我又一次被纠正。的确,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清楚它们是迎春,还是连翘。

虽然都在相近的时间开花,花黄色,先开花后长叶,但迎春与连翘却不是同一种植物。

身边的“植物学家”告诉我,从植物分类上说,二者同科不同属。迎春是木犀科茉莉花属,连翘是木犀科连翘属。这种“纸上谈兵”对于植物脸盲症患者如我,等于没说。就像我妈,她从来都分不清电影里的外国人,说怎么都长一个样子,一边看,一边不停地问,这个人刚才不是死了吗,怎么又活过来了。

据说严重的脸盲症患者在洗手间的镜子前,要通过动动鼻子嘴巴等特别的动作,才能分清哪张脸是自己的,那严重的植物脸盲症吗?

开花时,你可以看花瓣。若你看到像高脚杯的,而且每朵有6枚花瓣,则是迎春;只有4枚花瓣,花瓣宽一些的,则是连翘。没有开花呢?就使劲认一认枝条,迎春的老枝灰褐色,连翘的老枝棕褐色或淡黄褐色,还有迎春的小枝四棱状,细长,呈拱形生长,绿色,而连翘枝条为圆形,棕褐色或淡黄褐色;小枝浅褐色,茎内中空。

天哪,太难了,依然抓狂得一头雾水。不独我如此,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待久了,同道者众。一位同事曾对着一棵老核桃树,满脸的混沌未知,被人挪用,没吃过核桃啊,连核桃树都不认识。他翻了个白眼,没长出核桃谁认识啊。

另一位孜孜于植物学,号称“伪植物学家”的朋友说,那些花草啊啊长在家附近的植物园时全认识,一离开那个植物园就不认识了。

大概还是不够熟悉,不够了解,从没到了那种你化成灰我都认识的程度。尽管在万物生灵中,你吐出氧气,我呼出二氧化碳,呼吸之间,我们早已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

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里写道:你只需在林中一个有吸引力的地点坐上相当一段时间,便可看到全体森林居民依次出来展示自己。

这算是植物脸盲症的一个偏方吧?可惜我们每次都是匆匆走过,很少在林中,在它的身边静坐上“相当一段时间”。

来这个时节的池上,一个群山间的小镇,是因为朋友在电话里的煽动,你想要什么颜色就有什么颜色,彩黛,桃红,翠绿,鲜橙,鹅黄,粉紫,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”,还有玉兰,海棠,

不得己,请了全国著名的口腔科专家,精神科专家,脑科专家来会诊,可是没有一个拿得出办法,因为这是一种新的药物致哑,渗透到人的神经系统,暂无药物治疗。

一个全是哑吧的单位,工作却没有耽搁,比如要他们盖的章,签的字,一样办,比以往还快了不少,也不从中拿好处了。

巡视组工作了半个月后,一个震惊全省的大腐败窝案被公开揭露出来,大量的证据面前,单位的领导们,不得不接受被“双规”的命运。

但是,这里面没有路青。

原来,所有班子成员都哑的时候,他并没有哑,因为这种药,虽能传染,但是第一个服的,却免疫。

路青就是悄悄给巡视组写材料的人。

这种药,是她妻子研发的,还没有投入使用。路青作为办公室主任,就是单位领导的大跟班,了解到了很多领导贪污受贿的实情。置身于这样的权力部门,腐败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,而是众多人。别的不说,连单位看门的都腐败:有来找领导的,门卫得好处,私下放行,如果没有好处,严禁入内。

不过路青也没有逃脱被免职的命运,“药物故意伤害”,因有立功表现,免于处分。但从他脸上看不到悲切,相反,还乐呵呵的。他现在是单位的收发,干得比他当主任,进班子时还欢。

那些“哑”了的中层和职工,只不过配合路青的表演,他们根本没有哑。职工虽然也有不错的福利,但也深恨头儿们的贪婪,几个实权科长也倒了,算是多拍死了几只苍蝇。

读史札记 · 也说李白与杜甫

现在新出版的字典词典上出现了革新的事物:一些经常被人读错的字和词改了读法,“原则上”依错就错,顺从错误的意见。我有些担心:这样的迁就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。有人可能赞同这样的做法,认为文字和词汇反正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而已,怎么读都可以。可是这样一来原来读对的那些人就得迁就错的,不然就不合词典字典的新规定了。这是一个很荒诞也很麻烦的事。比如“荨麻”的“荨”,“呆板”的“呆”,还有许许多多。这个趋势看起来才刚刚开始,这就是网络时代的加速从众从俗,或者直接说就是尽可能地媚俗。

问题是一种读法和用法必要连带着一种传统,牵连着源头的知识,比如经典或民俗,是与出处不可分离的。字词就是文化溯源,就是传统,就是一个民族的根性。因为不学习和知识的不够反而获得了优势,这当然是不太好的鼓励。

我们知道,即便是一个学问极大的专家,他阅读唐诗,哪怕是绝不算陌生的李白杜甫,比如他们的诗和赋,也要遇到大量的生僻字词,诸如此类的问题一定会很多,难道这一切在不久的将来都可以服从误读和误解?这样一来哪里还会有什么经典阅读?

池上,约不约

樱花,蓝莓……随着他的描述,一个桃花源在我眼前展现了。我要试试梭罗的偏方。不知道有多久没在鸟叫声中醒来了。清晨的上都峪村,推开窗子,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植物特有的青涩气息。

近前的树木是各种绿的调和,已是孟春,万物彻底醒来,树木和土地一层层远去,带着一抹朝霞的明快,远山朦胧,山脉的轮廓是起伏连绵的曲线,蜿蜒地剪辑着天空,本来天空是蓝色的,渐渐地发白发亮。

我和朋友顺着错落的房屋向山坡走去,一路上看到了各种盛开的花朵,白色的玉兰花和紫色的玉兰花,大朵的花一个个缀在树枝上,没有树叶的陪衬,热烈中透出几分寡淡,树木把营养都给了花蕾,树叶就羸弱了,玉兰花已经开始凋零。

桃花却开得好,一朵,两朵,三四五六朵……朵朵精致,朵朵娇俏。一簇簇,一株株,一行行,蔓延,铺开,成一片粉色的轻盈。人在其中,左边是花,右边是花,前后还是花,醺然欲醉。

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。千百年来,从不乏溢美之词给她。苏轼的“争花不待叶,密缜欲无条”;杜甫的“红入桃花嫩,青归柳叶新”;还有崔护那句人人熟悉的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”。

同行的朋友却喜欢桃花有一种很家常的趣味。她说,小时候,农村家家户户都会在院子种一株桃树杏的。这树开花,也只有这檐前的日头,河边的落日,就只是在那儿,花开花落,谁曾关注过,不过是我们的家常岁月。

我眼里的桃花,虽有那么一点点艳俗,却毫不故作地显示着蓬勃的生气,让人从另一个角度喜欢起来。对自然,本应不加成见地喜欢。

徜徉在村子的角角落落,果然,“全体森林居民依次出来展示自己”,蓄了一树花蕾的大槐树下,大家围着几株地黄七嘴八舌,“这不是蜜罐嘛,小时候,就喜欢揪下花蕊,吮那一点点甜。”一边说,一边指指点点,车前子,蒲公英,苦菜,荠菜,“三月茵陈四月蒿”,认识的当然得意洋洋,不认识的就拔来尝尝看看,身边柳树垂下毛茸茸的枝条,好奇着这样一群像小孩一样的成年人。

还有蓝莓,原来蓝莓开酷似小酒盅的白色小花,远远地看去,像一簇簇槐花;还有猕猴桃,它的嫩叶是椭圆的,真的像猕猴桃的耳朵那样可爱,透过阳光,看得见里面的筋脉和汁液。

年近半百的同事感慨,吃过蓝莓,可不知蓝莓花长什么样子,吃过猕猴桃,可从没见过猕猴桃树。听了不由得悲凉,这又岂是一个植物脸盲症就可以遮掩过去的。

恰逢一场雨后,眼睛也如洗过一般清澈。车行在桃花源里,这里可是真正的桃花源啊。博山有着名的“五朵金花”,池上的桃花就是其中一朵,我从未见过这样漫山遍野的桃花,它们既不朦胧也不含蓄,一派不管不顾的样子,开得汪洋恣肆,仿佛不食人间烟火。

自然相比于人,总是可爱的。前一阵,朋友圈里流传最有情怀的辞职信,一位老师写给校长,“世界这么大,我想去看看”。其实早在东晋,“少无世俗韵,性本爱丘山”的陶渊明已经这么做了,读读他的“辞后感”：“策杖老以流憩,时矫首而遐观。云无心以出岫,鸟倦飞而知还。”多么洒脱!

好吧,若能像他们那样任性,就退一步——春天这么短,一起去看看。

震后边城行

故土,更多的中尼两国商人则不得不抛下辛苦经营数年的产业。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因地震撤空一座城。前一分钟,人们还在诉说,还在犹豫,还在帐篷前升起新一天的炊烟;后一分钟,所有人踏上了告别樟木的路。我们不得不弃车徒步,在巨石的缝隙中迂回前行。

所幸,情况比想象的要好。我被眼前的小镇惊呆了:每一片空地上,都是人,密密麻麻的人,与小镇面积不成比例的人——本地夏尔巴人,外来商人,驴友,自驾游的老外。因在樟木几天之后,各种肤色的几千号人看上去都差不多,一样的满面尘埃与憔悴。

采访正在进行的,所有安置点几乎是同时响起嘶力竭的喊声:现在撤离,全部撤离!我们吓坏了,也跟着人群开跑。那感觉,像是好菜坞大片中的洪水追逐到了小镇边缘,瞬间将吞没一切。

情况的确实危急。勘测表明,受尼泊尔强震和多次余震的强烈冲击,樟木地质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,随时可能发生山体滑坡、泥石流等重大次生灾害。

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。未知归期的撤离意味着,几千居民可能从此告别祖辈生活的

危险的迁就

有人可能说这是一种极而言之,那种情况大约是不会发生的,字典词典上变通的只是一些个别的字词——可是这些“个别”却标明了一种态度和方向。我们的经典中、知识中,这样的“个别”其实是无穷无尽的,一旦可以随意迁就或更动,后果是不堪设想的,那将会发生最荒谬的文化事件。

相反,字典中有一些字和词本来是简单的,却要小题大做地一会儿改过去一会儿变回来,频率之快,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比如“像”字,一会儿加个偏旁,一会儿又去掉;“枝”字也是一样,连专门做语言工作的人都给弄糊涂了。这显然又是头脑一热或听从迁就了某些意见。

更让人不解的是新版词典上还出现了大量网络用语。这其中的一些语汇不仅没有根柢,而直接就是破坏汉语语言严谨性的反面例子,是极不规范的低俗滥语,就因为它们在一个群落里得到了较多使用,于是我们堪称文字法规的“典”也就采用了。汉语字词的组合、语言的演进不仅有自己的规律,而且也是一种缓慢的过程,它尤其不能采取革命性的群众运动的方式。任何语言包括汉语都需要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得到补充,语言是生长的,但需要检验、证明和

积淀,一些仅流行于某个时期某个阶层却不会传递下去的“暂行”词语,是不能随便入典的。这关系到文化的自尊,必须具备应有的保守和矜持。

文化要传承,就要固守文化的层次感,一旦打乱了它的层次,也就破坏了传承,最后走向了文明和文化的反面。那些不停地谈论和乱用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”的人,其实在说一种永远不错、说了白说的无聊大话。多少人才是“群众”?一百个人还是一千个人?他们在什么样的场合出现,占有怎样的范围和比重才算得上“群众”?他们也没有回答。这种庸俗社会学的说辞一旦推广和应用到文化事业、文化传承中,真是害莫大焉。

文化中轻率行为的后果,就是最后站到了文明的对立面。那些乐于满足和迁就“群众”的人,会自觉不自觉地做了盲目跟从,做了势利眼,做了媚俗的事情。在最需要坚持的时候,他们反而逃离了。这些年我们“革命”成癖又成瘾,任何事情只要“革命”了,就一定是好的,“反革命”就一定是坏的,甚至是要枪毙的。其实唯独文化是不能革命的,那样只会践踏文化。文化的核心内容、某些内容,总是由少数精英在研究,他们只能处于核心的位置,并在相当长的

非常文青

文化需要是在保守中发展,甚至需要采取极其保守的态度,“保守”不完全是个坏词,“保护”和“守住”,守护经典,守护我们的文明,让文明和文化呈现应有的层次,这没有什么不好。不停地把低处引到高处,就是发展和提高了文化。有了这种守护,我们的文明就不会流失。

李杜就是文化的核心,就是许多时代里的精英。如果当年李白和杜甫写诗的时候,一定要让群众叫好,要让他们全都明白,那怎么得了。传说唐代的另一个大诗人白居易,有一个让不识字的人听吟的习惯,如果对方听不懂,他就认为是坏句子,就要扔掉。这种事作为故事听听倒也无妨,可是稍有写作常识的人听了,就不会觉得那是夸张了。这位大诗人的作品中确有一些是明白如话的,而且还算得上珍品,但他大量的文字还是深奥难测的,是玄思,是冥想,是微妙的偶得。这方面李白和杜甫也是一样,他们最好的诗多么通俗易读,但也就是这种看上去的直白,却蕴藏着真正的幽深莫测。

美国耶鲁大学调查发现,34岁是人生最幸福时刻。因为在这一年,多数人拥有稳定的家庭和一定收入,在社会阶层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,不用再为生计发愁,并开始涉足一些高端享受,虽然这些数据未准确,但能引导我们审视当下:刚开始经历三打头的年纪,是否正处于踌躇满志的时刻。工作刚上了新台阶;生活上初为父母;经济上能获得从未曾触及的物品,新鲜有趣。总之,身心刚开始得到满足,还没产生欲求不满的焦躁。

此时,资本的稳定就是年纪的稳定,一门心思吃喝玩乐显得为老不尊,喊自己“吃货”或来一场“穷游”已经很low,赚足了钱才好有资本装出“说走就走”的样子。

然而,比年轻现实的是现在,比现在现实的是内心,弗洛伊德对人格三我用马车做过比喻:马觉得自己掌握着方向在向前奔逸,实际上是马车夫在驾驭它,而马车夫又听从车厢中的人指示。年少时我们只觉得自己心甘情愿当匹马,力比多说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,这是率性;青春时我们觉得,是该管管自己的马了,不然怎么好好领工资,这是管理;最后,根据慧根的多少,我们迟早要发现内心还有个个人,这个人的来龙去脉是我们应该赶紧搞清楚,这是溯源。

如果按照研究结果,那么34岁应该是一个管理得当,并开始琢磨着进阶的时候。此刻幸福作为暂时的奖励,哄我们早日走入内心。正如爱因斯坦在《自画像》中所言:“在很大的程度上,我是受我本能的驱使去做事情,为此而得到过多的尊敬与热爱,我总觉得羞愧。”一个天才尚能够如此理性地认识自己,我们为什么不能直视内心,看到驱动自我的力量,并非后天修养成的优点,而是坐在马车里的那个人的不断驱赶。一定程度上,这是一个(五十度灰)的过程:打劫,抽你,看你是不是知道谁是主子了?

我对三十岁有巨大的感恩,那些年轻时视为死板,老古董的知识开始发光,引起注意。厌倦了自己的无知或者吹牛没有底气,决定系统地学些什么。所以身边的同龄人,不约而同地给自己定下计划,一年学几样本领,佛学,文玩,国学,陶艺,绘画,做蛋糕……至少也得是读书和健身。

一个人如果害怕年龄的增长,那可能还是处于当马车夫的阶段。增长所带来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,它让我们有能力看到内心,看看性格中的缺点和优点是怎么一回事,然后有勇气去弥补和改善自我。我一直试图自己动手去做,在成就感之外找到幸福感。所以,如果能看清自身并走对路,也是条条大路通幸福的。

里啪啦地响,我想,这次完了,马上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波把帐篷卷上天,我要么摔死,要么被冰块砸得粉身碎骨,永远掩埋在这冰雪之下。”

所幸他们所在处冲击不大,而与雪崩方向迎面而建的印度登山队和中国女子登山队营地,一片狼籍。

“所有帐篷都压垮了,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物品。幸亏两支队伍都出去拉练了,否则遇难数字不敢想象。”黄春贵说。

伤员送医,登山者们打道回府,但死里逃生的夏伯渝直到4月30日仍守候在大本营下方村庄,他不想放弃登顶珠峰的希望,即使这希望已然微弱,即使带他攀登的是一双假腿。

原本,我还想去珠峰南坡大本营看看。这场尼泊尔近年来最大的地震,也在珠峰引发了最为严重的雪崩。然而,道路堵塞,无路可行。在完成了珠峰大本营徒步之旅后,我的朋友“墨小妖”地震前一天通过樟木口岸回国,与雪崩擦肩而过。她的登山队友们则没有这么幸运,多人受伤。

29岁的登山队员黄春贵回忆地震引发雪崩的时刻:“我们听到轰鸣声,以为是一个小雪崩,都跑去去拍摄,谁也不知道更大的雪崩正在从身后袭来。”待到黄春贵回头一看,雪崩已经砸到了营地。

那一刻,64岁的夏伯渝脑子一片空白。“我赶快钻进帐篷,听着帐篷被冲击波吹得噼

□ 白瑞雪